



白话《广清凉传》

菩萨顶 樊文珍 摄

宋 沙门延一 重编
今 西坡居士 校译

宋僧所睹灵异二十一

释净业，姓孟，是代州五台县人。幼年就刚强坚毅，神俊不群。十三岁那年，依五台山真容院通悟大师为师。奉事师尊服务劳苦，远远超出师兄弟们。经常到太原，为山门化缘，寺里的供养物品用具，没有不齐备的。伪北汉主刘氏，对他深深崇敬，赐他紫衣，加号他为“广慧大师”。天会十一年，众僧请求他充任山门都监。不久，宋太宗武力亲征，平定山西州县。大师喜遇真主，于是率领僧徒，到行宫修好觐见，述说了他对皇帝的诚恳之心。接着进呈了《山门圣境图》和《五龙王图》，太宗急忙让展开在御座之前。此时，响起大雷，天上没有一片云彩，大雨滂沱而下。太宗大吃一惊，问说：“这是什么祥瑞？”大师答说：“是五台龙王来朝见陛下，如今二龙相见，当然感到欣喜，所以雷雨才这样。”皇帝非常高兴，当即下令收起图来，对大师说：“等到我的大军回到京城那天，另外送来供养。”于是赏赐命服，改大师号为“崇教大师”，接着提拔为台山僧正。与此相应，整个台山北汉刘氏所赐紫

衣以及师号一齐改伪从真。到淳化四年四月下旬,卧病去世,年五十九岁,僧龄三十九年。

释睿谏,俗姓刘,是云州人。风度状貌神俊,超出一般人的仪表。轻视富贵,性喜林泉,辞亲出家,在五台拜真容院僧统大师继顓为师。师父去世后,办完葬礼,内心立下大愿,想要崇奉佛事。在楼观谷内东北面,“鹿泉”旁边,结庐诵经。励精勤苦,晨夕忘倦。一天夜里,忽然梦见一个老叟告他说:“你不能够独善其身,可以崇奉大事。加上你和这块地方大有因缘,我来帮你一把。”说完便醒了。他内心自思道:“这必然是圣贤指示我在这里建座大寺院。”过了几天,整理行装,到北地去化缘,辽国的宁王与夫人,先就梦见大师化缘修造寺院,等大师到后,一见如旧。既然符合了原先的梦,于是大施金币。大师回到本山后,召募工匠修建。又到太原,拜谒伪北汉王刘氏,也受到很丰厚的赏赐。寺名就叫“白鹿之寺”。宋太宗讨平晋地后,睿谏大师就亲身到行宫晋见。宋太宗问台山兴建的原因,大师奏对符合皇帝心意,又受到很丰厚的恩赐。不久,宋太宗赐寺庙额为“太平兴国之寺”。大师的感召能力,大概就是这样。到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初一日,因病而终。春秋六十有六岁,僧龄四十九年,画像和瘞骨塔都还存在。

真宗大中祥符年间,有两浙的一个僧人,不知道他的故乡、姓名,来五台山礼拜文殊大圣。登上东台顶,忽然遇到一座寺院,里边楼台壮丽,殿宇严洁。僧人于是进院,看到前后殿宇里,塑像光鲜辉煌,释梵、龙王,俨然相对。这个僧人走遍寺院,参见主僧。主僧迎接谈笑的样子,宛然早就认识。迎接完说着话,将他送出了院子。起初,僧人并没什么惊异,等到出门,却什么也没有了。僧人这才悟到是化寺出现,惊叹万

分。于是离开台顶,向西取道下山。游礼到真容院安住下来后,礼谒前后殿宇,主事众僧都是东台所见到的,了了分明,没有不一样处。僧人于是礼谒台山境界,赞叹不可思议之事。于是向院僧具陈所见,大家无不叹嗟。

太宗淳化年间,有个扬州僧人,忘记他的法名了,身穿粗布衣服,斋戒严谨。曾经赍送五百副钵盂,大小互相套在一起,每副各五个,到台山普遍施给众僧。虔礼文殊大圣,到真容院安住。碰到设斋的日子,将所送钵盂都分散完毕。后来有施主到北浴室院设置洗浴,启请闾山贤圣,下至一般僧俗人等,都不加分别。扬州僧人吃完斋饭,先到浴室洗澡,有三五个僧人与他一同去洗。到了浴所后,扬州僧率先脱了衣服,掀起帘子就进,忽然看见里面有个相貌端正的妇人,正在洗浴。扬州僧一见,狼狈而出,众人问他什么原因,扬州僧叙说了他所看到的。人们中有不相信的,进到浴室检验,果然什么也没看到。

太宗至道年间,有个僧人叫道海,俗姓杨,是代郡本地人。在真容院出家受业,也逢到施主施設洗浴。吃罢斋饭,急忙到浴室。当时,还没有一个僧人到院里洗澡。道海脱衣进入,忽然看见满澡堂都是僧人在洗澡,没有一个认识的。那些人看见这个僧人,一时间都跑了出去。道海心里虽然有疑,却没猜测出是凡是圣,急忙跟出来看时,阗无人迹。本传作者说:“大凡施主设浴,必然预先供养圣贤,然后才是凡庶人等。清早,贤圣临降,凡庶千万不要先到。一则触犯圣贤,自取其咎;二则损灭施主之福,徒设劬劳。这也是圣人垂警,凡是君子,能不记取吗!”

华严店往过去有个猎人,名叫马秋儿,家里贫寒,以打猎为生。曾经到过东台。东台东面十余里处,有座古寺旧基,人们传说

是古华严寺。秋儿到了这里，看见一块巨石，平得象块案板，下面透出光明。心里怀疑。就叫了几个人，竖起石头。忽见佛经数十部。随即取出一卷，打开一看，字都是金色的，光彩夺目。秋儿辈都是山野粗人，不以为异。回去后，互相告诉这件事，有人传达给真容院主僧宽。僧宽听到后，惊喜非常，急忙召集门人弟子五七人，赍送供养器具，赶快到那里去取。到了那里，却什么也没看到，只有故基破瓦而已。惆怅叹恨了很久，最后焚香叹息而归。

代郡唐林县，过去有个女人，三十五年没离开过县城，人们叫她“姑姑长发尼”。与行脚僧一样，乞食修行，什么也不带，单衣蔽身，冬寒夏暑不以为苦。坊市巷陌，随处而眠。悠悠俗人之徒，实在不敢猜测。五台一百二十所寺院，没有没到过的。夏天巡台时，到处都有人见。同行共语，坐在荒丘草上，咒毁世俗，憎恶色欲。后来不知所终。西域《婆般豆菩萨传》说：“这个世界有一亿菩萨住持，往来化现。示说没有虚言。”前传多次说到“凡圣混居”，能不相信吗！以后有人来到圣境，如果碰上这样的人，千万不可慢读。戒哉！

僧道演，俗姓崔，是忻州定襄人。幼年就出了家，依从真容院法忍大师为弟子。每诵《法华》、《孔雀》、《金刚般若》等经，以为常务。师一向就有噎食病，里面结块如石。每次发作起来，痛不可忍，几乎就没救了。忽然看见有个青衣妇人在他卧榻前站着，问他的病是怎么得的？道演师如实相告。妇人就用手触摸肿块说：“大师想痊愈不想？”回答说：“这正是我所想的。”妇人就用一种好象丝缕的东西缠在他的肿块上，拔而去之。马上就痊愈了。正准备起身拜谢，忽然间不见了妇人。于是向邻僧说了这件事，僧人们都顶礼拜谢。后来每次想起，未尝不感叹圣贤救护之力。以后日益康强，年纪八十

有五，方才寿终。

灵异藁木二十二

华严寺东北，有条楼观谷，谷内有个金刚窟。谷口，过去传说有棵凤栖藁。其次，西边有十二因缘藁，与凤栖藁相近，在金刚窟的侧面，一条主干迥然抽出十二条枝，高逾百尺。过去，有名僧在藁下修十二因缘观，于是就以十二因缘为名。

进入谷中一二里，有白水池，池水颜色好象酥酪，味如甘露。人饮其水，肌肤润泽。如果常常服用，令人不老。

东台西面，有王子造论碑，文字尚存。又有司空都督见佛碑，到的人都知道。如今年代久远，废毁不见，实在可叹啊。

华严寺东，横河侧，有一枞藁，松身柏叶，横枝到地，杆耸凌云。古时相传叫四谛藁。枝叶四垂，合围成荫，好像明堂一样，八扇窗户四个门，中心一插，向上百重，上圆下方，真是奇异极了。雨雪下不透，风日穿不过。巡台之人同到藁下，可容纳数百人。曾经有个僧人，住在这棵藁下，为众生宣讲四真谛法，悟入的人很多。当时有一群鸟，停在这里，上下飞翔，久而不去。那个僧人说：“这鸟如佛陀在的时候，有鹦鹉在佛前聆听四谛法，而得以往生天上，它们也应该如此。”所以叫做“四谛藁”。瑞鸟灵禽游集栖宿，藁既灵异，僧也不凡。

大圣文殊师利古今赞颂二十三

文殊像赞并序

晋 支道林撰

文殊师利者，是游方菩萨，因离垢之言而有斯目，非厥号所先也。原夫称谓之生，盖至道兴其邈。何者？虚引之性，彰于五

德；轨世之表，闻于童真。庶人之风移，则感时之训兴。故云：儒，首以法王子为名焉。夫欲穷其渊致者，必存其深大。终古邈矣，岂言像之所及。难算之劫，功高积尘，悠悠遐旷焉。可谓诸言，略绪其统。

若人之始生也，爰自帝胄，尊号法王。无上之心，兆于独悟，发中之感，无不由也。近一遇正觉，而灵殊内映，玄景未移，遂超发道位。于是，深根永构于冲壤，条异神柯而月茂。慈悲之气与慧风俱扇，三达之明与日月并辉。具体而微，固已功侔法身矣。若乃天机将运，即神通为馆宇；圆应密会，以不迹为影迹。斯其所以动不离寂，而弥纶宇宙；倏无常境，而名冠游方者也。世尊兴出，乃授跃进之明，显潜德于香林，因庆云而西徂，复龙见于兹刹。法轮^①既转，则玄音屡唱，对明渊极，辄畅法深言。道映开土，故诸佛美其称；体绝尘俗，故濯纓者高其迹。非夫合天和以挺祚，吸冲气而为灵，舒重霄以回荫，吐德音而流响，亦孰能与于此哉！时欲摇荡群生之性宅，玄宗而独至。开宏基于一簣，廓恒沙而为宇。若然而不说文殊之风，则未达无穷之量，长笑于大方之疾矣。

自世尊泥洹（涅槃），几将千祀，流光福荫，复与时而升降。由是，冥怀宗极者，感悲长津之丧源，惧风日之潜损，遂共长表，容之金石，继以文颂。人思自尽，庶云露以增润。今之所遇，盖是数减百年，有转轮王，王阎浮提，号曰“阿育”，仰窥遗轨，拟而像焉。虽真宰不存于形，而灵位若有主；虽幽司不以情求，而感至斯应。神变之异，屡干民听，因念悟时，信有自来矣。意以为接颓薄之运，实由冥维之功；通天昏否之俗，固非一理所弘。是以托想之贤，祇诚攸寄。丝纽将绝之绪，引豪心以擿位。乃远谟良匠，像天所像，感来自表，不觉忻然同咏。为之赞曰：

眇眇童真，弱龄启蒙。含英吐秀，登玄履峰。神以道王，体以冲通。浪化游方，乃轨高踪。流光遗映，爰暨兹邦。思对渊匠，靖一惟恭。灵襟绝代，庶落尘封。

文殊师利赞

童真领玄致，灵化实悠长。昔为龙种觉，今测梦游方。恍惚乘神浪，高步维摩乡。擢此希夷质，映彼虚闲堂。触类兴清邁，目击洞兼忘。梵释钦嘉会，闲邪纳流芳。

文殊像赞

殷晋安 撰

文殊洞睿，式昭厥声。探玄发晖，登道怀英。琅琅三达，如日之明。亶亶神通，在变伊形。将廓恒沙，陶铸群生。真风幽暖，千祀弥灵。思媚哲宗，寤言祇诚。绝庆孤栖，祝想太冥。

文殊师利赞

秘书丞鄒济川 撰

释尊降世，说法度人。大圣文殊，示菩萨身。佛不并立，助道能仁。金口宣言，证号往昔。龙种上尊，摩尼宝积。普化色身，未来当得。双林灭景；众圣韬光。我大导师，奄宅清凉。五百仙俱，讲道为常。波利远归，无著愿见。或授秘语，或睹神变。为接有情，不舍方便。我留供养，今复亲依。瞻仰真像，若睹灵晖。俗缘未断，善念长归。我对金容，当发大誓。运菩提心，广度一切。近侍吉祥，亿生万世。

注释：

离垢：佛教术语。离烦恼之垢染也。《维摩经·佛国品》曰：“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”

虚引之性：此指佛性。佛者觉悟也，一切众生皆有觉悟之性，名为佛性。性者不改之义也。《华严经》三十九曰：“佛性甚深

真法性，寂灭无相同虚空。”

五德：五德有多种：如 自恣五德，即不爱、不恚、不怖、不痴、自恣不自恣知。举罪五德，即知时、真实、利益、柔软、慈心。戒师五德。即：持戒、十腊、解律藏、通禅思、慧藏穷玄。

三达：佛教术语。天眼、宿命、漏尽。天眼能知未来生死的因果；宿命能知过去的生死因果；漏尽是知道现在烦恼的根源而尽断之。不但知道而且明了叫做明，不但明了而且通达叫做达，所以以上三事在罗汉只叫做三明，在佛却叫做三达。

法身：佛三身之一，又名自性身，或法性身，即诸佛所证的真如法性之身

圆应：圆指圆融圆满，指大乘教派。密会：密指密教。

弥纶：包括，统摄。

法轮：佛教术语。佛之说法，能摧破众生之恶，犹如轮王之轮宝，能辗摧山岳岩石，故谓之法轮。又，佛之说法，不停滞于一人一处，展转传人，如车轮然，故譬为法轮。

开士：开悟之士。又，以法开导之士。菩萨之德名。《释氏要览》曰：“经中多呼菩萨为开士，前秦苻坚，赐沙门有德解者，号开士。”因而亦为和尚之尊称，又曰闾士。

濯纓：典故。《楚辞·渔父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后世以濯纓喻避世隐居。

祀：年。

惧风日句：句谓僧徒担心风吹日晒暗暗损伤文殊菩萨的尊像，于是用金、石铸造或雕塑尊像，并作文赞颂。

转轮王：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国王，亦称“转轮圣王”。此王即位时，自天感得轮宝。转其轮宝，降服四方。《俱舍论》十二卷九页云：“论曰：从此洲人寿无量岁，乃至八万岁，有转轮王生……此王由轮旋转应导，

威伏一切，名转轮王。

阎浮提：华译为赡部洲。阎浮是树名，译为赡部，因为此洲的中心，有阎浮树的森林，依此树的缘故，称为赡部洲，赡部洲就是我们现在所住的娑婆世界。

真宰：宇宙的主宰者。原为《庄子》所用词，支遁以此解佛。

王：语旺，旺盛之意。

式：句首词。

亶亶(wei) 勤勉貌。

续遗

前代州管内僧正胜行大德沙门明崇 撰

安州人张氏，崇信佛、法、僧三宝，是个淳朴厚道的人。神宗元丰七年，来游台山。拿一百万钱，供奉文殊师利。每天晨朝、日中、黄昏三个时辰，一定会来开殿门，置办香茶珍果，情貌整肃。守殿的人因为他的诚恳，不以为辛苦。有一天遍游各台，到西台顶焚香的过程中，忽然闻到异香，很久都不知是什么香气。一会儿仰视空中，见天花百千万朵，青、黄、朱、紫，各种颜色全部具备，缤纷乱坠，刚和人的头顶相齐。观看的有数百人，人们想取花，花就腾飞上去。有一朵正好落在张公手里，那花说不来是什么颜色。晚上回到真容院，僧俗人等观看，都叹息从来没有过。主僧恳求放在菩萨前供养，张公说：“菩萨赐给我，我反而又给了菩萨，是我违逆菩萨的惠赠，何况这是神仙施给的圣花。”主僧也不敢强迫他改变心愿。清晨下山时，亲手捧着那朵花，一直有道圆光，一丈左右随身而行。送行的人数十里还不忍离开，都叹息着回去了。

德州市民王在，家境殷实富有。哲宗元祐五年仲夏，带着妻小仆人游台山，晚上住宿在真容院。第二天，弹冠整衣拜文殊像，去后又迟迟不拜，脸上显出不敬之色，出言

不逊,回到馆驿。知客僧省彦来见他,对王在说:“山僧住此,四十余年了,所接的客人够多了。今天你拜谒的礼节,好象是先恭敬后怠慢,加上你的面色很不愉快。这是为什么呢?”王在生气地说:“我王在这次来,出于过分听信人言,说是这里有肉身菩萨,所以才不远千里而来。如今看了,却是一堆泥块。回想起一路的跋涉之劳,怎么能不苦恼?”省彦说:“你这是什么话?往昔,大圣在这里鹞台之上,屡现瑞相,安生亲自塑像,心意有所疑惑,祈祷以后又出现,共现七十二次。所以唐睿宗题寺院匾额为‘真容’,你出言怎么这么轻率呢?而且此山有龙神守护,如果龙神发了怒,我恐怕你逃跑也找不到地方。”王在说:“难道一条龙还能给我什么祸患吗?”省彦说:“你这一来,轻侮菩萨真像,痛斥龙神,我恐怕你要祸生不测,赶快迅速悔过吧。不然,你的身体必然会碎在龙神的爪牙下了。”王在仍没有悔改之意。三日后游东台,和其他一百多人住宿在台顶化现堂。到半夜时分,大雷忽然轰响,好象天塌地裂一般,化现堂的墙壁被穿了个洞,火焰随着进入。一会儿,火从洞里钻出去,王在的身体已经成了碎块。他的仆人孝存,借了寺里一件绵衣御寒,自己的里外衣服都烧损了,只有中间借的那件没有烧损。他的妻仆火化了他的骨头下山,听到的人无不感叹惊异。这天傍晚,有个沧州尼姑海俊也一同住在化现堂,太阳就要下山时,有个老叟对她说:“我的住家离此不远,能邀请师傅去一下吗?顺便吃顿早饭。”尼姑应命,到一石洞后,老叟就不见了。第二天早晨,海俊又回化现堂,知道了王在的祸事,免去她的惊惧。问讯她所住的石室,就是那延洞。

僧惠通,是沂州人。如今是僧众的上首。往年,徽宗政和元年的夏天,与僧俗千人同游台山,现在的僧正通义大德明恹,那

时充任知客,对惠通说:“梵仙山,五龙时常出现,应该去看一看。”惠通于是和门徒几人同游梵仙山。到山上时,又碰到有同样意愿的人,就问对方说:“山上有龙神,你见到了吗?”回答说:“见到了。”惠通问:“龙的形状怎么样?”回答说:“好象蛇。”惠通说:“正是真龙也是虫畜,何况蟒蛇?”就回到居住的房间。一会儿,惠通感到腰间有东西,好象是蛇,有爪子有角,逐渐缠束他的肚腹很紧,痛苦不可忍受,疼得站起来又倒下好几次。同行的人跑到主僧那里汇报,讲了这件事,惠通也派人告诉主僧求救,说:“我因为傲慢龙神得罪,听说山里有位熙菩萨,请替我忏悔。”正碰上熙公随同漕使陈知存游览兴国寺,主僧也怕有什么不测,就让菩萨殿主洪辩大师温晟(zheng)作法忏悔。惠通将衣服钵盂全部施舍悔过,过了一會兒,痛苦方停止下来。陈公听说后,也和大家共同感叹。

书生李升,是中山相如里人,过去曾经和右丞王安中同学,他的弟弟就是修大华严寺的功德主真熙。代州太守王洗,从中山请他来,让子侄们跟着他做学问。政和元年到台山,与士大夫经常在一块宴乐。有一天,来到寺里,王洗天明时分就去巡查捕盗,让先生游梵仙山。李升到东岩龙神祠下祈祷,不一会儿,有两条龙从石头缝出来,一条金色,一条紺青。诸公焚香设拜,用手笏招引。金色蛇沿着笏爬上来,好象嗅什么东西。众人更加恭敬,只有李先生拿着手杖触着说:“这是怪蛇异物,有什么可贵的。”话没说完,好象有个神物,把李先生击倒在地,众人都感到惶恐骇怕。接着李先生又被掷到岩下,岩高几百尺。李先生死后,他的弟弟真熙按照礼节安葬他。这天傍晚,雷电交加,暴雨冰雹齐下,李先生的尸体被从墓坑扔出,暴露于外。只好烧化后再葬。

那罗延洞,在东台东侧,洞门向东,深

二丈有余,渐进渐窄,只有斗那样粗。游礼者到了这里,既不能进,只好伸臂用手扪探,或者秉烛照之。有一穴伸向西北方,稍向上,但深不可测,不时有冷风拂面吹来。相传说:这个洞与金刚窟都是文殊大圣的住宅。徽宗宣和八年五月二十八日,有个邵武僧人,不知名姓,和僧人宗新同游台山,住在真容院,瞻礼真像。有一天,登东台顶,碰上代郡赵康弼与都巡检薰凉等众官员登上山门,上首僧慈化大师真熙一百余人到了,求现光中影像后,来游这个洞。赵公等人都进去观看,只有邵武僧伫立洞外。其中一官员开玩笑说:“大师为何不进去?进去就没有障碍了。”那僧人于是对赵公、慈化、宗新等作揖说:“珍重珍重。”说着迈开步就进,到隘窄处就提起衣襟,弯腰伛偻而入,毫无阻碍,如在空室里行走。所有人都十分惊愕,喧噪不已,猜不出原因。宗新呼叫了好几次,杳无声迹。进去好长时间没出来。宗新对众人说:“我和这个僧人同行了好几十天,竟然不知道他是个圣贤。”因此恸哭怨恨不已,众人也都流下眼泪。赵公检查那僧人的遗物,宗新看时,只有竹笠一顶,蒸饼几个。不一会儿,有个平隘寨的官员张仲古作诗赞美,拿来献给赵公,诗云:“南僧远礼五台山,去入那罗洞不还。自古赵公传拂子,今留笠子在人间。”如今诗碑还在。那个笠子也还在。噫!始信清凉境界,龙蛇混迹,凡圣同居,不是虚假的。

朔州慈勇大师,不清楚他的姓名和受

业情况,他的道行博识,远近钦服。金太宗天会十年重游台山。和他的徒弟史法师等一百余人,同宿真容院,史也是个性情纯厚的人。有一天,在大华严寺游览,忽然在寺侧看见祥云从东而来,五种颜色都有;又在云中现出文殊大圣在莲花座上,骑在狻猊背上,善财童子作前导,于阗真人为御手,佛陀波利在后面跟从,以及龙母、五龙王等执圭朝拜。其余峨冠博带、奇相异服的神人千状万态,都能看清楚。文殊大圣目瞬手举,衣带摇曳,只是没有听到他的圣语,迤迤从西面走了。观看的有一千多人,四方大众十分欢喜,叹息从来没有见过。这个时候,正是真容院遭遇火灾之后,开始准备修复。由于这样的祥瑞,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都纷纷聚集,施财施力的惟恐落在后面。真容院大殿不多久就重新建成。菩萨真真切切现土现身,不是没有意义的。

僧永洲,是晋阳祁县人,姓王。金熙宗天眷末年,来游五台,遍观圣迹,住在真容院。仰慕圣境,久而忘归。有一天,众人齐集在一起择菜,忽然看到众人脸面、衣服都成了金色,不由得神情惊骇,想要说,又恐怕人们怀疑惊怪,只有自我庆幸。开始悟到台山之众,都是文殊菩萨的眷属,金色世界里的人。后来听说长兴大禅师,以《人天眼目》(宋·智昭著)提振于云中,于是赶赴法席,行拜师之礼,果然有所收获。由于大众共同请求,他便讲了在台山所见的事迹,雁门圆果寺僧人普安知道他的这些事迹。